



渠長天勝

安陸縣圖書館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胜 天 长 渠

安陆县編書委员会編

湖北人民出版社

1958年·武汉

胜 天 长 渠
安陆县编委会编

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武汉解放大道332号）
武汉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许可证新出字第1号
新华书店武汉发行所发行
汉口新华印刷厂印刷

787×1092 1/32 开·1 1/4 印张·42,000字

1958年8月第1版
195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2,600

统一书号：I7106·201

目 录

一、千年旱灾成往事·····	1
百里长渠名“胜天”	
二、“土专家”二定渠道綫·····	5
范区长 突破第一关	
三、凿鉄石 突击队长打冲锋·····	11
冒雪雨 鋼鉄英雄显本領	
四、劈悬崖 飞虎显身手·····	18
打夜仗 英雄立大功	
五、搞节约 人人献計·····	30
改渠道 两戶搬家	
六、炸頑石 徐正海挂帅·····	34
架天桥 朱知先逞能	
七、智勇双全楊忠发·····	41
干群关系血肉亲	
八、搶修渠 重訂結婚期·····	46
大竞赛 双登光荣榜	

一、千年旱灾成往事 百里长渠名“卧天”

当你坐在长孟公路的汽车上，或登上安陆城西门的太白楼，向西眺望，就会被一座白雾连天的山峰吸引住。那就是千百年来吸引过无数诗人豪兴的白兆山。唐朝大诗人李白就曾在那里娶妻生子，读书题咏，安居十年。白兆山山腰的太白寺里，至今还有一座石碑上，刻记着他当时留下的不朽的诗句：

問余何事栖碧山（即白兆山），
笑而不答心自閑。
桃花流水杳然去，
別有天地非人間。

在当时说来，诗人是有些夸张。现在看来，那里真是人间天上。因为安陆青龙区人民，在1957年冬季至1958年春季，沿着白兆山脉的六十多座山腰和山麓，盘山修起了一条长达一百多华里的“卧天长渠”。长渠里哗哗的流水，真象天上银河缭绕在群山腰里一样。太阳照处，山上的苍松翠柏，与山下的桃红柳绿，交相辉映，织成了一幅山青水秀、斗丽争妍的天然画卷，把一座座的山腰，打扮得绚丽多彩；尤其动人的是：“银河”流水，一泻万顷，十年九旱的荒山地，一变而为年年丰收的米粮川。秋收季节，一片金黄的稻谷，将给每一座山脚，铺成锦绣的地毯，把那些青山绿水，衬托得更加美丽。

要是李白在世，重游安陆，一定会写出更多更美的诗篇。

“胜天长渠”位于安陆县城西白兆山的东面，起源于随县烏鵲山下，逼随县李家河和安陆柳林河、罗家河的水上山，穿山越岭，繞过安陆县的大小山腰和山麓共64座，注入府河。全长360余华里，其中主渠达120余华里。共挖开石块34万多立方，土层39万多立方。渠道所环繞的山崗，除七座沒有石层外，其余山山有石头，处处有岩层，并且有六座山是飞崖陡壁。山之艰險，从明朝刘增登白兆山所吟的詩句中，就可以想見：

……也知身亦在云中，
却指层云間山处，
鳥飞絕迹人不来，
悬崖峭壁交縈紆。……

其实，白兆山的艰險，还不如渠道所繞过的罗汉包和仙人老两座山。罗汉包是刀削石壠，高聳岳立；仙人老山勢峻拔，崖壁陡峭。据当地老农談，过去群众爬在仙人老山上去避难，連土匪也无法上去。渠道不仅环繞許多艰难險阻的山腰，还跨过六道小河，悬空架設了六座天桥。天桥最高的达18公尺半，在天桥上安装木槽，飞渡流水。整个干渠灌通全青龙区六个乡的大小型水庫19处，灌塘堰3150多口，形成一条西瓜秧式的水利灌溉系統，保証五万多亩水稻田自流灌溉，还能改旱地为水田六千多亩，彻底消灭旱灾。

中共湖北省委农业檢查团于1958年3月11日，曾到“胜天长渠”进行了參觀。檢查团分团团长、省委秘書長王良同志參觀以后，曾这样夸贊过：“盘山开渠在均县來說，是一个創举；在安陆县來說，是一个奇迹！”以前有几位工程师来这里參觀时，曾这样說：“修建这样一个艰巨、复杂的渠道工程，要是由国家投資，至少要用450万元，只是勘察、設計，也得要用一年多的工夫。”事实上，这条长渠在干劲加智慧的集体农民面前，只用

了4个月的时间，由国家帮助了两万块钱，就修通了。

在修渠以前，青龙区的64 700多亩水稻田，历年来总有三万多亩田受旱，解放后虽然大举兴修水利，但由于没有在河水上打主意，仍有32%的水稻田，在大旱年不能保收；更谈不上自流灌溉。就以渠道经过的李畈乡和平七社为例，这个社的地势较高，解放前虽有103口塘堰，但都很小，容水量有限。一般年景，这里也有40%的水稻田，受旱减产；辛巳年太旱，几乎颗粒无收。全社124户，解放前，经常有30%的户在外面讨饭，没有出外讨饭的人，也要靠肩挑小贩来维持“糠菜半年粮”的生活。



这个社里的长冲棚子，过去曾流行着这样一首歌謠：

长冲棚子的人生得贱，

不是挑劈柴就是挑炭，

儿子长到七、八岁，

还没有跟老子一块吃碗饭。（因早出晚归）

解放几年来，在共产党的领导下，这个社虽然修了水庫和塘堰，但仍沒有解决根本問題。1957年大旱，这个社里的男女老少，全部出动，日夜不停的抗旱車水，水車拖坏了十多乘，人車病了七、八个，秋收的时候，仍然有20%的水稻田里的稻谷，被旱魃“吃了”。

这里的人民，日也盼，夜也盼，連睡覺做梦也在盼早日消灭旱灾。現在，終于盼到了。“胜天长渠”从他們社里的高处穿心直过，社里845亩水稻田全部实现了自流灌溉。旱灾，对这些社說来，永远也不会回头了。同时，自流灌溉还大大地减少了車水的劳动力，这些劳动力将用于精耕細作，給社里創造无穷的財富。

渠道的修成，連过去思想最保守的人，也从眼見的事实中相信了人力胜天的真理。这个社里一个50多岁的老农陈华廷，以前总不爱听別人說“人力胜天”这四个字，他总說“生死由命，富貴在天”。群众都說他是一个“保守袋子”。1958年春季，他負責耕整的两亩秧田，无水下秧，正等天下雨，等得发慌，恰好渠道里的水嘩嘩地流过来了，他把水一直引到自己的秧田里。別人故意問他：“老陈！你的下秧水怎么不等天下雨呢？”他臉上一陣紅，不好意思地說：“共产党的力量真是大，說要高山低头，山就低了头；說要河水讓路，河水就讓了路。真是人力胜过天！”

“胜天长渠”修通到哪里，那里群众的欢呼声就响成一片；水放到哪里，那里群众的談笑声就象流水一样的沸騰，因为渠道的建成，不仅实现自流灌溉，消灭了5万多亩田的旱灾；由于盘山开渠道，还有力的保持了水土，防止了山边田地的渍灾和沙压，对今后改良土壤，增产丰收，也起着很大作用。青龙区4万多人民欢欣鼓舞，給他起了个“胜天长渠”的名字，还作出了許多快板和順口溜来歌頌它。其中有一首是：

“胜天长渠”百里长，
凿穿鉄石滿山崗，
架起天桥水飞渡，
自流灌溉滿田庄。
十年九旱的荒山地，
从今变成米粮仓。
喝水不忘挖井人，
修渠忘不了共产党。

二、“土专家” 二定渠道綫 范区长 突破第一关

四个月的时间，兴修一条长达数百余华里的艰巨、复杂的渠道工程，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中間克服了许多保守思想，突破了重重难关。

专就渠道的勘测设计来说，就是一项复杂工作。在全青龙区的八十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小河纵横，高山重迭，逼哪几条河道的水上山，才能实现全区自流灌溉；从哪些山上开渠，才能流遍各乡。这的确不是简单事。工程师们说：“只是勘察、设计，也得要用一年多的工夫。”这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事实上，这条渠道的勘测设计工程，只用了35天时间。为什么勘测的速度这样快呢，主要是克服了保守思想，依靠了广大群众中的“土专家”。象青龙区区长范兆普，就是其中的一个。

范兆普是青龙区李岷乡人，土生土长。旧社会的苦难生活，迫使他跟长冲棚子的人一样，起五更，睡半夜，贩柴运炭，肩挑背磨，翻山越岭，东奔西走。全区所有的大小山头，虽然不能说都走遍了，也可以说绝大多数山路他都不止走过一两次，

对哪个山冲的水往哪里流，他都熟悉，甚至对各个山冲的一村一木，一草一石，他都清楚。

有一次挑炭，路过柳林河，遇着一阵大雨，山上放下来的水象瀑布一样，冲到了柳林河里，柳林河的水又都嘩嘩地流向府河去了。他当时歇着担子想过：要是能想办法让这些水不断地流到我们田里去，该多好啊！

这个理想在他的脑海里已经印得很深了。不过在当时说来，只是一种幻想。解放以后，老范参加了工作，经历了几次抗旱斗争，他始终没有放弃利用山洪和河水这个念头，只是一直没有想出引河水上山的好办法。当1957年冬季听到介绍均县盘山开渠的经验后，他心里真是乐开了花，想马上在区委会上提出修长渠的计划。但是，他还不大放心，怕山高水远，有几个地方的水流不过去，于是专门花了一天时间，沿着他所理想的渠道线，翻过一座山头又一座山头，一面翻山，一面用目测。没有水平仪器，就利用山上平坦的石块代替。观测结果，认为从邓家嘴山下拦河筑坝，水可以盘山绕到各乡。

在一次讨论大修水利工程的乡支部书记联席会议上，老范大胆地提出了修一条百里长渠的计划。大家很高兴。有的说修一条渠道引用河水，消灭旱灾不成问题；有的说，盘山开渠能实现自流灌溉，节省劳力有办法。但具体讨论如何兴修时，有人思想不通，特别是渠道下段的乡支部书记思想不通，怕水流不到自己乡里去，吃力不讨好。有的怕山高石厚，工程艰巨，信心不足，说“修长渠是瞎子朝武当（山），今生莫想”。区委书记宁可全虽然积极想修，但也沒有把握。会开到下一点大家的意见仍然沒有统一起来。

散了会，老范一点也不瞌睡，他一心想着：修长渠为什么有人思想通，有人思想不通呢？他跟区委书记宁可全仔细地分

析了一番，原来有三个乡的支部書記不是本区人，对地形不熟悉，思想上沒有底，怕修渠不保險。怎么办呢，他們两个人一研究，决定画一張百里长渠詳細图給乡書記們看看。

老范一向沒有画过图，提起笔来不知从哪里下手。思想上是一套，画出来又是一

一套。有时候，一个山名記不起来，就使劲地吸烟，吸完一根又接上一根。好容易才画出了一个图样。可是認真一看，有些山头安錯了地方，有的渠道綫也繞錯了山头，越看越不象。画



一張，撕一張，撕一張，又画一張，一連划了六、七張，才算勉强的画成了。画成时，已經早上四点了。

第二天，大风大雪，乡支部書記們繼續討論修长渠的問題。老范摊开了图样，大家都湊在一起，一面看图，一面听老范解釋。字嘅乡支部書記張照发和青龙乡支部書記廖光志，虽然不是本区人，但对一些有名的山头都了解一些，把图样一看，听老范一講，認為“水能灌到各乡”的話有道理，同意修，但还不十分放心。生长在本区的几个乡支部書記，把图样一看，心里一揣摩，思想更坚定了。程巷乡支部書記肖厚法說：“水真能放到我們乡里去，我拚命也要发动群众把长渠修通。”就只有渠道下段的城西乡支部書記楊清高，怕水不能灌到自己乡里的朱家凹水庫。大家在图样上一指点，都認為烟店乡的費家崗比朱家凹还要高好多，水既能灌到費家崗，就能灌到朱家凹水庫。

楊清高的思想，這才通了。但是，大家還有一個共同的顧慮，就是認為工程太大，渠道綫很複雜，怕將來修的時候不比現在理想的如意，走一點彎路損失就不小。

這一天，縣委書記處書記英士珍同志，也冒着風雪，從縣里趕來參加了會議，對他們修百里長渠表示大力支持，並抽派了兩個技術人員和農村工作部的一個幹部，幫忙測量。這樣，書記們怕走彎路的顧慮，也就打消了。

老范對長渠地形熟悉，區委就把勘測設計的任务交給了他。他很高興。第二天就帶着測量人員，路着雪後的泥濘小道，跋山涉水，開始進行勘測。

為了節省時間，又能保險水能流到各鄉，老范建議：先不盤山測量，首先抄入行大道，由起水點筆直朝三處地勢較高的地方勘測；只要這些地方能通水，各鄉就都能自流灌溉。同時盤山測渠道綫時，又能邊測邊動工，不走回頭路。測量員吳澄很同意，並稱贊老范是一個“土專家”。

興修百里長渠，實現全區自流灌溉的消息傳開了，群眾莫不歡天喜地。測量人員測到哪裡，哪裡的群眾就圍攔來了，問長問短；還主動給測量人員燒茶做飯，指引路綫。這給測量工程帶來很多方便。

有一天，測量人員測到了青龍鄉的最高點潘家沖，發覺這裡的位置比渠道起水點的水面要高十多公尺。測量人員認為“此路不通”，老范也着了忙，怕這裡水通不過，就不能普灌青龍鄉。當時就向周圍的社干和老農請教。開始，遇到了幾個有保守思想的人，他們說：“人往高處走，水往低處流，要河水上山是活見鬼！”老農潘道德卻不服氣的說：“人家均縣的河水不是已經上了山嗎？我們照着學還不行？”他站在高處向四周看了一下，點了點頭，“嗯”了一聲，向老范說：“范區長，潘家沖是太

高了，渠道只要能从下面松林埂通过，青龙乡就只有一个社不能自流灌溉，别个社都能灌得到。”六社支部書記李祖汉，也建議他們在松林埂上打主意。老范又和測量人員一道，去松林埂勘測。勘測結果，在松林埂只消挖四公尺深就可以通水。老范这才放了心。当地干部和群众一个个也都高兴得了不得，恨不得馬上就动工開渠。

起水点和渠道綫初步确定了，恰好县委派副县长王凤梧来檢查施工計劃，发现起水点比較低，壩筑高了，要淹随县一千多亩田，迁移150多戶的房屋，他認為損失太大。建議老范算一算細賬，再想一想办法，尽量做到損失小，受益大。

老范認為這項建議很寶貴，但也有困难，晚上又愁得不想睡：修吧，損失的确不小，筑壩工程又太大；“不修”？这两个字又是自己听都不愿意听的。怎么办呢？长渠肯定要修，困难肯定要克服。他想到：古往今来的許許多多英雄人物，天大的困难也克服了，难道我們这一点困难就不能克服嗎？他想过爬雪山、过草地的长征故事，他想过志愿軍在朝鮮冰天雪地里打敗美帝国主义的英雄事迹，他又想到“智取華山”找第二條路的战斗故事，他想：“智取華山”找到了第二條路，我們就找不到第二个起水点嗎？

这时候，外面呼呼地刮着大北风，測量人員的头都縮到被子里面去了。可是，老范一点也不覺得冷，一面使勁地吸着烟，一面抽出鋼筆在筆記本上画他所想的“第二條路”。画着画着，鋼筆尖上的澀水凝冻了，他放在口边呵了几口热气，又繼續画。他按着要淹沒的地方一步一步的画上去，画到最后，有些地方已經出了县界，他不大熟悉，不知道把起水点迁移到哪个地方好。怎么办呢？他决定明天和測量人員一道去訪問老农，边走边測，总要找到一个少淹田或不淹田的起水点。

第二天大早，老范和測量員吳澄，一同到三里鄉六社找老農們座談。

開始，有幾個怕困難的人，不但不幫忙想第二個起水點，還說一些泄氣話。老農楊遠才說：“我看早些彎船吧！筑壩要淹這麼些田和房子，開渠又盡是些石頭山，不說勞民傷財的話，就是把全區人都調來修渠道，兩年也修不通！”

老農孫明川不同意楊遠才的說法，不等一袋煙吸完，就連忙接着說：“我看你那個想法不對頭，只要是能消滅旱災，自流灌溉，莫說是石頭山，就是鋼鐵山我們也要把它搞開。”他又說，“范區長要我們想主意，就是為了解決少淹田或不淹田的問題，我看這個主意能想得通。”他搬着指頭數了幾座山名，向老農們說：“我看毛家壩的水位比鄧家嘴要高得多，把壩遷到那里去，可能淹不了好多田，大家看這個地方怎麼樣？”

老農包建才皺着眉頭想了一想說：“嗯，隨縣烏鴉山下李家河的水位還高些，要從那里逼水上山，我看連壩也不需要筑好高。”另外幾個老農也贊成他的意見，於是一同到烏鴉山下進行勘測。

這座烏鴉山真象一只烏鴉，頂尖項細，頭部略向前傾，好象是烏鴉要到李家河喝水一樣。這裡的水位的确高，經過測量，河裏筑兩公尺高的滾水壩，就可以接連逼三條河道的水上山，少用筑壩工80多萬個，還可以保證1958年春季通水，又不淹田和房屋。原來確定的渠道綫也不變，只是加長了八華里。不過這裡少接了一條洛陽河的水，老范對流量不大放心。跟吳澄一計算，三條河的流量，除保證消滅五萬多亩田的旱災以外，一年還要多兩千多萬立方水。老范心里的一塊石頭，這才落地了。

一條一百二十多華里長的渠道測量工程，在老范和測量人

員的積極努力下，在廣大群眾的幫助下，只用了短短35天時間，就順利的完成了任務。

三、凿鉄石 突擊隊長打冲鋒 冒雪雨 鋼鉄英雄显本領

渠道开工了，工地上的民工逐漸增多，戰場全面擺開了。一座座山腰上的石頭，都扳起猙獰的面孔，出現在民工們面前。八千多個民工的心，都被消滅旱災的火種燃燒了起來，一個個向石頭山猛打猛攻。各個山腰上的爆炸聲、凿石聲、勞動歌聲和談笑聲，響成一片，緊張而愉快的气氛，籠罩在每一座山峰。

一般的麻骨石和紅石，對富有革命干劲的民工們說來，真是不在話下。可是，青石和鉄石對民工却有很大的威脅。有一天，李畋大隊的民工們，進攻到了獅子頭山。東一挖，青石滿地，西一挖，鉄石成堆。這一段渠道工程，是整个渠道的樞紐工程，也是工地上十一大艱巨工段之一。這裡要挖開的8400多方石塊，都是青鉄石，非常堅硬。鉄鉏下鑽，一打一跳，洋鎬落地，火星直冒。胆小的民工望而生畏，停下工具，望着巍然矗立的獅子頭橫擺頭。有的民工還放出了這樣的口風：“獅子頭來獅子頭，十人見了九人愁。”第四中隊的民工，試着挖了几下，手腕震痛了，石頭上還是幾個白印，他們悄悄地溜走了。

工地指揮部了解了這一情況，一面組織民工辯論，一面就地召開黨團員大會，號召黨團員帶頭，組織鋼鉄突擊隊，向鉄石進攻。共產黨員、第五突擊隊隊長范兆北，挺身而出。他說：“董存瑞舍身炸碉堡也炸了，我們在安全的地方挖石頭，還怕死嗎？我保證組織一支鋼鉄突擊隊，凿穿獅子頭！”共青团員呂世興也站起來說：“明年春季，百里長渠都要通水，我們決不能讓

獅子頭把水拦住，一定要把它攻開。”他第一個報名參加了鋼鐵突擊隊。緊接着又有好幾個共產黨員和共青團員報了名。一些非黨團員也參加了。不到十分鐘，就組織起來了一支鋼鐵突擊大隊。他們向指揮部表示：不啃通獅子頭，決不罷休！

會後，隊員們一個個奮勇當先，向獅子頭這個“人人愁”的地方宣戰。這裏的石头，的確象鐵一樣，鐵鉗子往下鑽，一鑽一蹦，鑽不出炮眼來，就不能用炸藥轟。他們急了，一個個脫去單衣，干脆把鐵鉗子丟在一邊，舉起洋鎬，生挖硬拆。汗流了不少，效率還是不高。范北北急中生智，先在石層周圍挖出裂痕，再在底下加鐵屑，用十多斤重的大鐵鎚往里面拚命的打。他的手腕被震腫了，指頭上的裂縫震得出血，他毫不退



縮。呂世興換他打了几下，他緊了一下腰帶又打。他說：“石硬不如人硬，任憑你獅子堅似鐵，也叫水從你身上流！”突擊隊員們還在石壁上寫着：

石頭呀！

你是豆腐我是刀，

一刀下去溝一條。

不怕你獅子攔渠道，

定叫你腰位下山腰！

40多個突擊隊員，分作十多處向獅子頭進攻。洋鎬是人手一把，挖得鐵石四處飛濺。打大鐵鏈是一項最重的活，兩個人換着打，一個人打累了，再接上一個，歇人不歇鏈，向鐵石採取了車輪戰術。在他們的頑強戰鬥下，一大塊一大塊的鐵石，終于被掀到崖底下去了。

其他隊里的民工，參觀了范兆北突擊隊的干劲後，膽子壯了，辦法有了，一個個也脫了衣服向鐵石開火。

范兆北突擊隊在攻破鐵石上打了沖鋒，指揮部除組織其他工段的民工到這個隊里現場參觀以外，還獎給了这个隊的紅旗一面，上寫“鋼鐵英雄”四個大字。范兆北用一根竿子把紅旗挂上，插在半山腰里。紅旗隨風飄舞，映着太陽的燦爛光輝，給一座蒼翠的山腰增添了不少的色彩。突擊隊員們黑紅的臉龐，被紅旗映得更紅了。他們越看紅旗，干劲越大，洋鎬、鐵鏈掄動得如雨點一般。隊員呂世發說：“我只見紅旗影子在我的眼前一晃，我的勁頭就好象從天上掉下來了一樣，一挖半天不曉得‘累’。”

“鋼鐵英雄”的紅旗，不僅對鋼鐵突擊隊有很大的激勵，而且對別的突擊隊也有莫大的鼓舞，他們提出了“向英雄隊學習”的口號，并傳頌着一首順口溜：